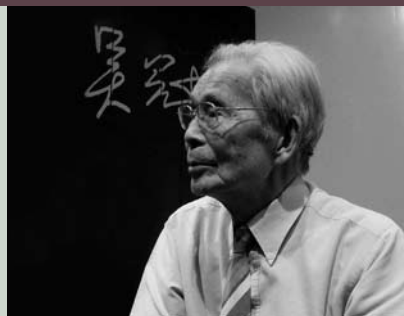


# “水牛” 吴冠中

刘霞/文



吴冠中先生

《吴冠中全集》研讨会的发布现场。我静静待在会场一角。吴先生清瘦矍铄，坐在会场中央。

了解吴先生，最早是看到他的作品，五彩斑斓。我耕作于装饰艺术，看到他的作品便很是欣喜。由作品了解作家，看了很多吴先生的文章，包括他自己写的书。然更多的却是通过大众的评论：他已然现在成了学术媒介的新宠。

“笔墨等于零”、“不断线的风筝”，这些都曾引起了艺术界的轩然大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以“笔墨”为生并甚为以此自豪的范老先生。他曾请专人发表评论并刊登在重要的媒体上：“某位宣扬笔墨为零的所谓艺术家，堪问笔墨能有几何敢出此狂言？”这位老先生有些不对了，板也叫了，索性就光明正大的写上“吴冠中”三字又有何妨？范老先生甚是以一脉相传的继承为荣，这在《庄子显灵记》中可见一斑：太始—庄子—苏东坡—范伯子—范曾。贴着祖宗的笔墨为光环的范先生，在“为零”的理论中再也沉不住气了。

我不是学艺术出身，也并不是个评论家。我只想说说从我个人角度了解

到的吴先生。会场中央的吴先生已经坐了两个小时了，大家或许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年龄：88岁。吴先生刚做了一个发言，提到一个自喻：水牛。不仅耕作，死后连肉都要献出来的。真真贡献到一无所有。在我看来，这个比喻还有一点差别：水牛是不可选择，它的命运就是这样。吴先生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可以选择的，他选择了艺术，并甘愿为此奉献一生。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执著的力量。

二十世纪的毕加索给国人带来了“立体主义”和魔幻般的“变形”的困惑，这困惑也影响到了“中国古典绘画余晖的放射者”张大千。由此，二人有了一次会见，也让张大千得以听到了那句毕加索研习齐白石之后发出的震动当时中国艺术界的名言：白人没有艺术。我不把这个看作毕加索的低调，但是谦虚总是能让人正确看待事物。于是，本来“算账”的张大千在看了毕加索临摹齐白石的画作之后也坦然承认：“我向说我不懂西画，但我认为画无论中西，都是点线构成的。不要说毕加索乱画，我们学画的人，由他几笔线条，就

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尽管有人批评毕加索标新立异，但艺术贵创造，他要有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有创新！”。

吴冠中先生献身艺术几十年，他的“笔墨等于零”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创造：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创造，一种艺术唯美的创造，一种放下艺术高高在上的架子让其走入大众的创造。这种“下嫁”的创造让那些究守于“道统链”夫人们不干了，他们已然习惯了大众的仰望，也习惯了高高在上。吴先生的艺术平等打破了固有的艺术统治制度，财主怎肯让平民分一杯羹？

因为还有其他工作安排，研讨会也不得不中途退出了，吴先生仍然端坐在会场中间。88岁足以让我仰望。我看到的是他的执著，对艺术的执著，对艺术热爱的执著。选择了自己的方向，就要坚持着做下去。这让我们自己也看到了自身的希望和光明。■

（作者供职于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艺术品事业部授权部）